

Nostalgia for the modern



伊斯坦布尔的美丽与哀愁

今日的伊斯坦布尔已失去了帕慕克当年随处可见的大片大片的破旧木房子，反之处处都是工地，不断扩张着的簇新交通网络，绵延的大片红顶平房中又耸立着破坏了天际线的新式高楼，而矗立在海边的第一所现代艺术博物馆Istanbul Modern，亦叫人想起伦敦Tate Modern的革命色彩，但活在东与西、传统与现代这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却依然比比皆是，而彼此又可以互不理解各不相干地生活在一起。



Sahin Sahin

离开伊斯坦布尔的那天，在机场等待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开放之际，我们在一旁的茶座喝着离去前最后一杯土耳其茶，也不忘来一杯浓稠的土耳其咖啡。邻桌坐着一老一少的两个土耳其男子，年轻的那一个先开腔用英文跟我们搭讪，他们取道卡塔尔飞往上海和厦门去做生意，打算往内地寻找货源，入口大理石到土耳其去，还问我们在上海哪儿可以买到质优便宜的电器用品。大概是瞧着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想必也来自中国，于是顺便打听一下。

一直开腔的是儿子，听不懂英文但在旁边带点疑惑地听着的是父亲。两个人都是第一次踏足中国，对于中国没有太清晰的概念，甚至不知道有一个作为对外经贸窗口历史悠久的广交会，我只好叮嘱他们一路小心，“be careful of what?”长着一道黑黑的浓眉但不失稚气，身穿笔直蓝衬衣，牛仔裤下踏着一双黑得发亮的漆皮鞋的儿子直接地问：在父亲离座前往洗手间之际，他还多次查询：在上海clubbing是否很危险？虽说是父子二人上路，但显然两个人心里各有怀抱。

跟他们道别后，我想象着父子俩的中国之旅，以及往后的故事会怎样发展，又不禁想起五年前，我在伊斯坦布尔结识到Sahin这位土耳其朋友的经过，以及他的种种经历。这一趟造访伊斯坦布尔期间，Sahin凑巧去了亚洲，但不忘记他在当地的哥儿们照顾我和摄影师。这是他

第二趟只身远赴亚洲，先到中国浙江省多个地方去订货，然后取道香港，前往日本冲绳岛探访他在伊斯坦布尔结识并在上次亚洲之旅订婚的日籍女朋友。而在此之前，他与友人们已留在迪拜三个月，向当地人及外国买家出售土耳其传统纪念品，听说生意很不俗，完全未有受到金融海啸影响。出发往日本前夕，我们共进晚餐，眼前的Sahin因为在迪拜吃得太多而有点发福，虽然只有三十岁，身形却更像四十岁的富态中年男子，跟五年前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Sultanahmet Mosque，又名蓝色清真寺）旁边的小市集邂逅的那个他相比，虽然嘴里那些层出不穷的生意大计依然不改，从前腼腆不肯定的神情却换上了稳重与世故，还有一份自信，“现在只要发一个电邮，便可以要求中国的厂方替我订造一货柜的货品，不必事先签约。”他还打算明年在宁波开设分公司。

土耳其的“文化首都”

在伊斯坦布尔，其实随时都可以碰见这些一心外出勇闯天下的男子们，他们胸怀大志又刻苦耐劳。无论是五年前或五年后，这样的故事都在循环地发生，差别只在于后来者身上的衣着可能更光鲜，做生意之前还不忘想去clubbing娱乐一下，而互联网的迅速交流，以及国际交通的便捷，令他们更容易冲出伊斯坦布尔，踏遍天下。他们的财富与自信，成熟以至沧桑老练，都随着跑江湖的经验日益丰富而累积。“Business”是他们经常挂在口边的字，语调内尽是踌躇满志。

但像Sahin和那些跟他一样由土耳其东部安那托利亚（Anatolia）乡下跑到伊斯坦布尔大市集（Grand Bazaar）谋生的哥儿们，只是这个大城市大熔炉的一分子。在这个人口在七十年代以来三十年间由二百万增加至现在逾一千二百万的大城市（这仅是官方统计，居于城市周边不计其数的贫民窟内的外来移民人口还未计在内），构成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一如城市本身千百载以来盛载过的历史、文明及种种变迁，同样令人感受到一份无以名状的重。明年，伊斯坦布尔将被选定为文化首都，当地市政府近年来亦悉力在各个范畴为伊斯坦布尔重新定位，一如有城中人形容，该市市长扮演着俨如公司CEO（首席执行官）的角色，由设计市徽到在金角湾（Golden Horn）两旁打造全新文化带，更在城中各处大兴土木盖地铁和海底隧道，在branding上大洒金钱又大费周章。但区区一个“文化首都”的名衔，并不足以概括伊斯坦布尔这个仅是名字就改变过三次（由拜占庭Byzantium转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再转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融会了土耳其人、希腊人、阿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库尔德等各国族人的城市的个性。

脱亚入欧？

土耳其在1963年便与欧洲共同体（即欧盟前身）签署联系国协议，在1987年正式申请进入欧盟，并在1999年成为候选国，向欧洲靠拢——一般人的车牌都早就换上了欧盟格式；四年前，又将其原来繁杂的货币土耳其“里拉”减去六个零（改制前，面值最小的硬币



价值五万里拉，约二千万里拉才折合十五美元。现下二里拉约折合一欧元），以更接近欧元格式。但过了三十五年，加入欧盟的计划却仍然心愿未遂。撇开经济上的差距不说，土耳其人虽将自己视作欧洲人，但对方却因为她只有3%领土位于欧洲，且大部分人口信奉伊斯兰而要与他们保持距离（除法国外，即使是在第一次大战后输入逾百万土耳其劳工的德国，亦长期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而与之接壤或邻近的中东诸国，却因为领土、民族及难民问题而长年纠纷不断。在这种境况下，土耳其可谓两面不是人，处境未尝不算尴尬。在历史上先后成为东罗马（East Roman Empire）及奥斯曼（Ottoman Empire）这西与东两大帝国首都的伊斯坦布尔，也是地理上唯一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城市，不啻是双重复杂身分的具体象征。

造访伊斯坦布尔期间，适逢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首次官方出访欧洲，却挑选了土耳其作为目的地，并在这里吐出豪情壮语，说美国不会向伊斯兰宣战，更不忘促请欧洲诸国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平日游人和市民络绎不绝的Sultanahmet一带，因为有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和蓝色清真寺等重要景点，总是沸沸扬扬，这一天却因为启用了八千八百名警察在海陆空多处实施封路措施的“黄色警戒”而显得平静。奥巴马离去后，世人两天来的注视亦随之平息。黄昏时，我们来到蓝色清真寺，竟享受到难得的寂静，连平日总是低飞盘踞于圆穹顶和六枝宣礼塔的海鸥群都不见了踪影，寺内得以回复应有的肃穆。

活在东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不同世界里

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曾经是欧亚的交汇点，交融着东与西两大文明。市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曾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是东正教最辉煌的见证。1453年后，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并在雄图伟略的苏丹带领下，大兴土木，建皇宫、清真寺、大市集和浴场等等，改变因连年战乱而令人口只剩下三、四万的凋零惨况。在1923年，踏入共和国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却被褫夺了首都的身分，同时也因为经济的一蹶不振而渐走下坡。在土耳其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笔下，他所成长的五、六十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只剩下黑白和落魄，那里依然是一片弥漫着“呼愁”（hüzün，土耳其语忧伤的意思）的废墟。帝国消逝结合了自身的家道中落，城市的命运起伏交织着自我身分的认同，尽管共和国曾经带领人民走向全盘西化的路道，换上新的语文、衣着和城市肌理，到了他那一代，东面来的移民壮大了伊斯兰的传统价值观，伊斯坦布尔也由西化的都会变成人口逾千万的本土化城市，两方文化的对立倾覆，既成就了她的活力和冲劲，却也结下了不少矛盾和冲突。即使今日的伊斯坦布尔已失去了帕慕克当年随处可见的大片大片的破旧木房子，反之处处都是工地，不断扩张着的簇新交通网络，绵延的大片红顶平房中又耸立着破坏了天际线的新式高楼，而矗立在海边的第一所现代艺术博物馆Istanbul Modern，亦叫人想起伦敦Tate Modern的革命色彩，但活在东与西、传统与现代这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却依然比比皆是，而彼此又可以

互不理解各不相干地生活在一起。

属于过去，目光却又凝视着当下

刚在竞选中连任，又陪同奥巴马参观圣索菲亚大教堂及蓝色清真寺的伊斯坦布尔市长Kadir Topbaş，本身来自邻近格鲁吉亚的东部安那托利亚山区小镇，一方面希望将伊斯坦布尔变成更可居的西化城市，另一方面，其所隶属的执政党——拥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则一直被反对派批评为偏离政教分离的路线。他本人在十年前就任贝尤鲁（Beyoğlu）区长后，首项措施便是在游客和人口众多的区域内实施禁酒（虽然建议在一片反对声音下撤消），这未尝不是矛盾的化身。

逗留伊斯坦布尔的一星期内，我们由欧洲走到亚洲，由山上走到海边，由繁华高档的商业住宅区走到低下阶层混杂的地带，以至聚居了大批新移民的城市边缘；又穿梭清真寺和大教堂，出入于出售Turkish Delights古老甜品店、满布路边茶档、麦当劳、必胜客和日式寿司店，却依然有古老木制电车穿梭行走的商业大道上，强烈地感受到伊斯坦布尔既古老又现代的一面。虽然她身属过去，目光却又凝视着当下：既积极改变自己，却又身不由己地落入东与西两种文明间的夹缝。当清凉的海风由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 Strait）阵阵吹来，你就会领受到伊斯坦布尔身上所承载着的抹抹美丽与哀愁。



I am listening to Istanbul, intent, my eyes closed;
 Then suddenly birds fly by,
 Flocks of birds, high up, with a hue and cry,
 While the nets are drawn in the fishing grounds
 And a woman's feet begin to dabble in the water.
 I am listening to Istanbul, intent, my eyes closed.



Blue Istanbul By Kamil Fırat





Côte d'Asie

Village de Beyler-bey Village de Couscoundjouck



Top-Hané
Fonderie de canons — Arsenal
Mosquée et Caserne

Grande-Rue
de GALATA

Escadre stationnaire
d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Mosquées

Hôpital Italien

PA

22 OCTOBRE 1876

Scutari

Le Bosphore

Tour de la fille

Le Champ des Morts

Mont de Boulgourlou

Cimetière anglais



Galata

Agenc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Cité Française

Postes étrangères, russes, égyptiennes
et Agence du Loyd autrichien

ANORAMA DE

CONSTANTINOPLE

Gravure de F. MÉAULLE. — Photographie de MM. ABDULLAH, frères, de Con

Le Sérail

MER
S

Pointe du Sérail

École de Médecine de Gul-Hani Kiosque de Bagdad

Ile des Princes Mont Olympe

La Monnaie

Ste-IRÈNE
Musée
d'Armes



Douane de Galata

La Santé

Golfe de la Corne d'Or

LE - Vue prise de la. Tour de Gal

opie. — Voir les articles sur Constantinople et sur le Panorama, pages 337 et 338.

DE MARMARA
amboul (*Ancienne Ville*)

ue Sainte-Sophie
st. des Trav. publics
Tombeau du Sultan Mahmoud

La Sublime Porte
(Grand Vizirat)

Mosquée d'Ahmédied

La Grande Douane

École des Arts et Méti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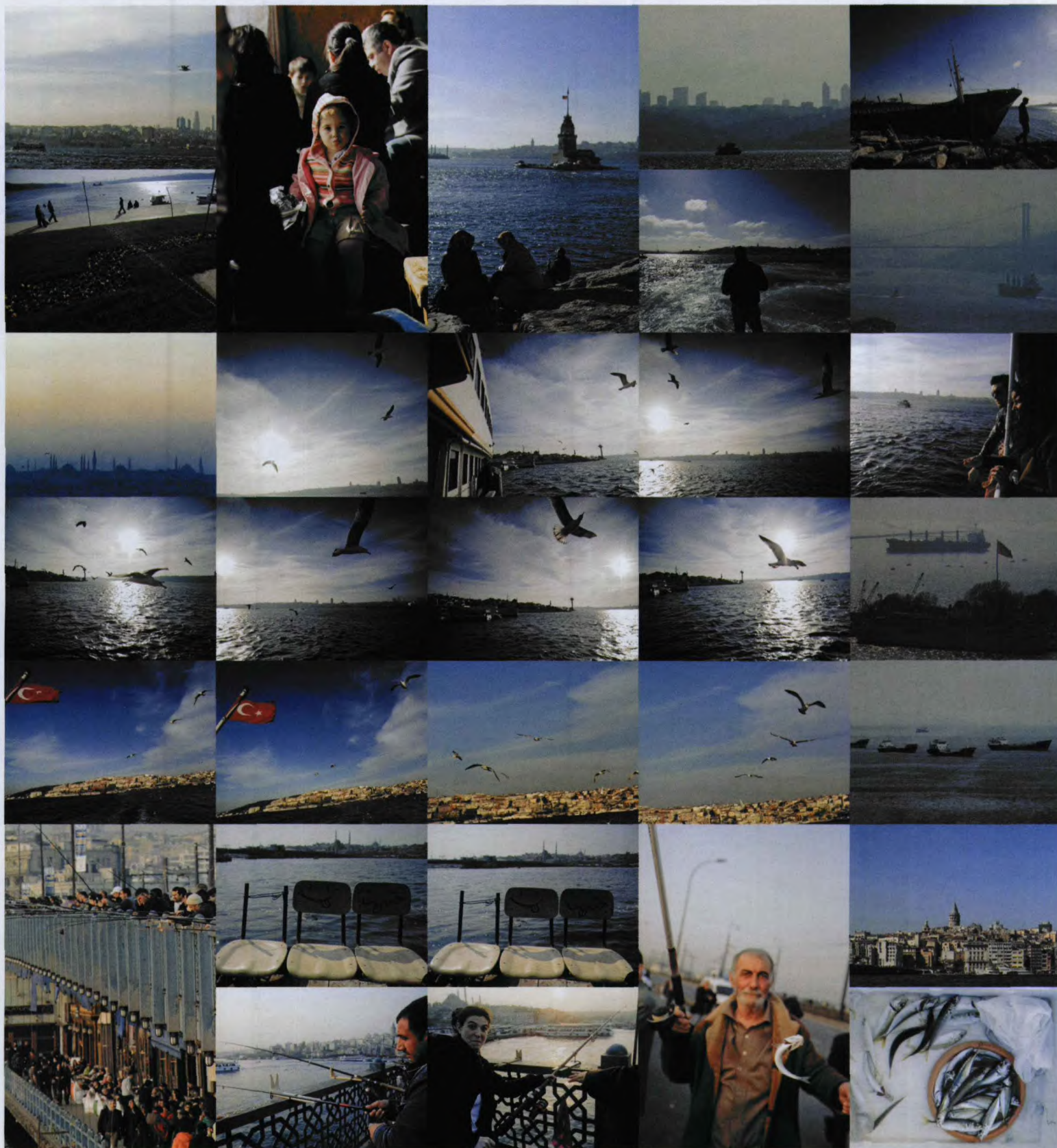


Le Vieux pont de Kara-Kelli

Galata

Istanbul Panoraması 1876 - LEVANT KOLEKSİYON - Mesrutiyet Cad. No.64/B Beyoğlu - İstanbul 34430 Tel:(0212) 293 43 94

22 OCTOBRE 1876



I am listening to Istanbul, intent, my eyes closed.
The Grand Bazaar's serene and cool,
An uproar at the hub of the Market,
Mosque yards are full of pigeons.
While hammers bang and clang at the docks
Spring winds bear the smell of sweat;
I am listening to Istanbul, intent, my eyes closed.

土耳其诗人Orhan Veli Kanik作品《I'm listening to Istanbul》

